

Qi Ke Fu Xiao Shuo Ji
契诃夫小说集

原编：〔英〕康丝坦司·嘉奈德夫人

带叭儿狗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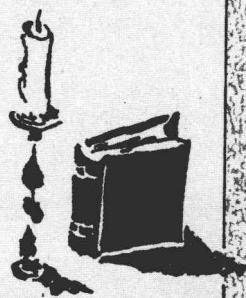
Dai Ba Er Gou De Nü Ren

汝龙译



平明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



原编：〔英〕康丝坦司·嘉奈德夫人

平明版

契诃夫小说集
Qikefu Xiao Shuo Ji

汝龙译

带叭儿狗的女人



●安徽文艺出版社



带叭儿狗的女人 (契诃夫小说集·四)

汝龙 译

责任编辑:汪洋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安徽省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

字数:380000

版次: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338-6/I·1236

定价:14.2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目 次

父 亲 集	1
新 娘 集	117
决 斗 集	233
艺 术 集	361

总 目 次

父 亲 集.....	1
新 娘 集.....	117
决 斗 集.....	233
艺 术 集.....	361



父亲集



目 次

回忆契诃夫(库普林)	5
父 亲	37
伊凡·玛特维伊奇	46
坏天气	53
小 事	59
检察官	70
摘自一个脾气暴躁的人的札记	76
在黑暗里	88
剧 本	94
在旅馆里	101
唉,群众!	105
演说家	109
在墓园里	113



回忆契诃夫^①

“他生活在我们中间……”

亚历山大·库普林^②

一

你总该记得：在年纪很小很小的时候，度过漫长的暑假以后，怎样回到学校里吧。一切全是灰色；学校像个营房；到处是新的油漆和油灰的气味；同学们粗鲁，老师们不和气。不过有的时候虽然不免要想家，人却还是鼓起勇气来。于是人忙着招呼朋友，看到别人脸容的变化而惊奇，给喧哗和活动闹得耳朵发聋。

可是等到黄昏来了，半明半暗的宿舍里骚动平息了，啊，多么难受的悲哀，什么样的绝望。占有了人的灵魂啊！人咬自己的枕头，压下自己的呜咽声，人念着那些亲爱的人的名字，哭着，流下滚烫的眼泪，知道这种悲伤是没法消灭的。直到那个时候，人才第一回体会到下面两件事情的全部惨痛：不能挽回的过去，寂寞的感觉。人仿佛情愿牺牲下半辈子的生活，情愿忍受任什么样的苦刑，只要换回来那美丽灿烂的、绝不会重演的生活里的一天就行。人仿佛想抓住每一个和蔼而爱抚的字眼，永远封存在人的记忆里，仿佛想把

① 根据 1927 年伦敦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出版，由 S. S. Koteliansky 编译的《安东·契诃夫：文学和戏剧方面的回忆》中的英译文译出。——中译者。

② Kuprin(1870——1936)旧俄小说家。——中译者。

每一回的爱抚，一点一滴的、缓慢而贪馋的喝进人的灵魂里去似的。先前由于粗心大意，由于时间显得无穷无尽，竟没有极力利用每一个钟头，每一刹那，却白白的放过去了，想到这里，人就痛苦得什么似的。

孩子的忧伤是尖刻的，可是在睡眠里却溶化了，而且朝阳一到，就无影无踪了。我们成年人呢，并不那么痛切的忧伤，可是我们却记得比较长久，痛苦得比较深刻。在契诃夫的葬礼以后，在墓园里做完礼拜回来，一位大作家讲了一些虽然简单，却充满含意的话：

“现在我们把他下葬了，绝望而尖锐的哀悼在消散了。可是不知道你体会到没有：直到我们死的那天，我们的心里会一直遗留着一种经常的、沉闷的、哀伤的感觉？”

现在他不在人世了，人就特别痛苦的感到他的每一个字眼，每一个笑容，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色，照耀着他那美丽、正直、高贵的灵魂，显得多么的宝贵。我们平时往往不注意那些特殊的小节，可是小节有时却比大事情更有力、更亲切的透露出来内在的人性呢——想到这儿，人就不由得惋惜了。人责备自己说：在生活的纷扰中，自己竟没有想法记住——写下来许多有趣味的、有特色的、重要的事情。同时人又知道，凡是跟他接近的人，凡是把他看做在精神上具有无可比拟的细致和美丽的人而真实的爱他的人，都有这种感觉；他们会怀着永在的感激心情尊敬他的遗名，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的遗名。

对这些人的爱，对这些人的温柔缠绵的悲伤，我献上这篇文章。

契诃夫的在雅尔达^①的那所平房，差不多立在城外，正在那条

^① 疗养地名，在欧俄南部克里米亚半岛上。——中译者。

白白的、尘土飞扬的奥特卡大路旁边。我不知道那所房子是谁造的，可是它要算是雅尔达的顶别致的建筑物了。通体爽朗，纯洁，轻巧，美丽，匀称，并不是按照什么一定的建筑格式造出来的；那儿有一座水塔，像是炮台，还有一些意外的三角房顶，一道有玻璃窗的游廊，门前一个空旷的草坪，房子四周疏疏落落的一些窗子——大的也有，小的也有。要不是因为在那所房子的设计上有一个人的周详而别致的想法，别致而特殊的趣味，那所平房就有点像近代学校的建筑了。那所平房站在一个果园的角落里，四周是一个花园。跟花园毗邻的，是大路对面的一个古老而荒凉的鞑靼墓园，围着一道矮矮的小墙，永远碧绿，安静，荒凉，墓上立着廉价的石碑。

花园很小，一点也不茂盛，果园还很年青呢。那里面长着一些梨啦，山楂啦，杏子啦，蜜桃啦，扁桃啦。去年果园才开始生果子，这就给安东·巴甫洛维奇招来许多麻烦，也带来孩子气的、动人的快乐。临到采扁桃的时候，契诃夫的果园里的扁桃也就摘下来了。它们通常躺在客厅的窗台上，凑成一小堆，虽然主人请客人吃，可是谁都仿佛不忍心接过来似的。

安东·巴甫洛维奇并不喜欢这所房子；人家告诉他说这房子太没个遮拦，挡不住奥特卡大路上飞来的灰尘，又说果园的水也不够用；他甚至很气闷。大体说来，他不喜欢克里米亚，而且他坚决的厌恶雅尔达，不过呢，他仍旧带着特别的、热诚的爱看待这个果园。人们有时在早晨看见他蹲在地上，仔细的用硫磺涂在玫瑰花的茎上，或者拔掉花圃里的杂草。每逢在夏天的干旱中终于来了一场雨，浇满了浅浅的、胶泥的蓄水池，那会引起什么样的欢笑啊！

不过他的爱，不是主有者的爱，那爱是另外一种东西——一种博大得多，也含有更多智慧的感情。他常常眨着眼，瞧着果园，说：

“瞧，这儿每一棵树都是我栽的，当然我喜爱它们。可是这是小事。在我来这儿以前，这地方是一片荒地和水沟，布满石头和蓟草。后来我来了，把这荒野变成了一块栽花种树的美丽地方。您知道

吗？”——他忽然现出严肃的脸色，声调里含着深深的信心，补充道——“您知道吗，在三四百年以后，所有的土地都要变成百花齐放的花园。那时生活就轻松极了，也舒服极了。”

未来的生活的美丽的想法，在他晚年的所有作品里那么温柔、忧郁、美妙的表现着，同时在他的一生中也是他最亲切、最珍爱的一个思想。每逢早晨，他独自一个人，默默的修饰那沾着露水仍旧湿润的玫瑰花，或者仔细的查看一棵给风吹伤的幼苗，他一定多么常常想到人类将来的幸福啊。在那温顺的、聪慧的、谦卑的忘我思想中，有多么深广的含意啊。

不，那不是从贪得无厌的人心中生出来的对于生活的渴望，对于生活的执着，也不是一种贪求的好奇心：想要知道自己死后的世界是什么样，更不是对遥远的后代的妒忌。这是一个非常优雅、美丽、敏感的灵魂的痛苦，那灵魂忍受着庸俗、粗鄙、寂寞、空虚、强暴、野蛮——现代日常生活的全部惨痛和黑暗。这就是为什么到了他的晚年，他既然成了大名，生活比较稳固，而且拥有俄罗斯社会中一切敏感的、有才能的、正直的人们的忠诚热爱，却并不把自己锁藏在冷酷的、使人不能接近的伟大中，也不变成一个专横的预言家，更不对别人的名望存着恶毒的、庸俗的敌意。不，他的广泛而艰苦的生活经验，他的忧愁，欢乐，失望，统统在那美丽的、焦灼的、忘我的、关于将来别人的幸福的梦里表现出来了。

“三四百年以后，生活会多么美丽啊！”

这就是为什么他亲切的瞧着他的花圃的缘故，仿佛他在花圃里看见了日后的美丽的象征，看见了人的智慧和知识铺成的新路似的。他快乐的瞧着各种新的、别致的建筑物，瞧着海中航行的大轮船；他热切的关心各种新发明，跟专家做伴一点也不觉得烦闷。他带着坚定的信念说：像杀人，偷窃，强奸一类的罪行正在减少，在知识分子——教师、医生，作家——当中差不多消灭了。他相信将来文化会使人类高尚。

讲到契诃夫的果园，我忘了说起在果园中央有秋千和木凳。那两样东西是《万尼亚舅舅》^①的一部分舞台道具，莫斯科艺术剧院在雅尔达演过这个戏，明明是为了演给当时在害病的契诃夫看的。这两样东西契诃夫特别喜爱；他往往用手指着它们，带着感激的心情追述艺术剧院怎样殷勤的款待他。这儿不妨说一句：那些优秀的演员，由于他们特别精致的表现了契诃夫才能，由于对他本人友爱而忠诚，在他的晚年中给了他很多的安慰。

二

一只跛脚的仙鹤和两只狗住在院子里。必须说明，各种动物，契诃夫都很喜爱，只有猫是例外，他对猫存着没法克服的憎恶。他特别爱狗。他那去世的卡希旦卡^②，他那在梅里赫佛^③养着的溴化物和奎宁，他常常想起而且谈起，就跟人想起死去的朋友一样。“优良的品种，那些狗！”——他有时带着好意的笑容说。

那只仙鹤是一只傲慢的、庄严的鸟。他对一般的人统统不信任，但是跟安东·契诃夫的信教的佣人阿尔西尼伊却有很好的交情。它追着阿尔西尼伊到处跑，追进花园，追进果园，或者追进院子，滑稽的蹦蹦跳跳，扑着张开的翅膀，表演一种很有特色的仙鹤舞，总是引得安东·契诃夫笑起来。

有一只狗叫做杜希克，另一只狗叫做卡希旦，纪念那只有名的卡希旦卡，卡希旦不以别的出名，却以愚笨和懒惰出名。它的外表挺胖，光滑，笨拙，周身是鲜明的朱古力色，生着傻气的黄眼睛。它随着杜里克向生人吠叫，可是人家只要一叫它的名字，它就乖乖的

① 契诃夫所写的一个剧本。——中译者。

② 契诃夫写过一篇以它为题名的狗故事，见《爱情集》。——中译者。

③ 莫斯科省的一个乡村，契诃夫在那儿置备了房屋田产。——中译者。

伏在地下了。安东·巴甫洛维奇遇到它走过来献媚的时候，总是拿手杖略略的推开它，带着讥讽的严正态度说：

“走开，走开，笨货……躲开我。”

他转过身来对着跟他谈话的人厌烦的补充几句，不过眼睛里却含着笑意：

“要不要我把这只狗送给您？您再也不能相信它有多么笨哟。”

可是有一回卡希旦由于蠢笨和呆板，给一辆马车压了一下，轧伤一条腿。可怜的狗用三条腿跑着，回到家来，死命的嚎叫。它的后腿瘸了，肉绽开，露出骨头，血汪汪的流着。安东·巴甫洛维奇马上用热水和升汞(sublimate)洗它的伤口，还在伤口上洒了些沃度仿姆，扎了一条绷带。他那好看的大手指头多么熟练，多么温柔，多么小心的碰着狗的碎裂的皮肤，他带着多么慈蔼的责备口气安慰那只嚎叫的卡希旦啊：

“唉，你这蠢材，蠢材……你是怎么搞的？……别叫了……你不久就会好起来……小蠢材……”

我不能不述说一件平平常常的事，不过，没有问题：动物和小孩，都本能的喜欢跟契诃夫接近。有时一个害病的姑娘来找安东·巴甫洛维奇，同时还带来一个三四岁的孤女，这孤女由那姑娘抚养着。在这小小孩和那忧郁的病人——名作家中间，不久就建立了一种特别的、信任的、严肃的友谊。他们同在一个凳子上，同在一个走廊上坐很久。安东·巴甫洛维奇专心的、聚精会神的听着，她呢，向他小声数说她那些好笑的话，一刻也不停嘴，还把她的小手伸进他的胡子里去戏弄。

凡是接触过契诃夫的，各种各样的平民——佣人啦，信差啦，门房啦，叫化子啦，流浪汉啦，邮务员啦——都带着强大的、由衷的爱对待他；不但带着爱，还带着细致的体贴，带着关切，带着了解。我忍不住要在这儿讲一个故事，这故事是由俄罗斯运输贸易公司的一个小职员讲给我听的，那人直爽，不爱多话，很率直的接受了

而且述说着他的印象。

那是秋天。契诃夫从莫斯科回来，从塞巴斯托波尔^①坐着轮船刚刚到达雅尔达，还没离开甲板。等到跳板铺好，接着就来了混乱，嚷叫和忙乱。在这混乱的当口，力夫，一个鞑靼人，素来替契诃夫扛东西，从远处看见契诃夫，就想法比别人更早的爬上轮船来。他找到契诃夫的行李，刚要扛下船去，忽然一个粗鲁的、相貌凶恶的力夫头子向他跑过来。这人不但说了许多下流话，还在他那官派的气愤中打了鞑靼人一个嘴巴。

“于是一件叫人难于相信的事情发生了，”我的朋友讲给我听，“鞑靼人把行李丢在甲板上，用拳头打他的胸口，睁着冒火的眼睛，预备扑到头子身上去，不料头子用一种响得全码头都听得见的声音叫起来：

“‘什么？打我？你想打我？他——他，你该打他！’

“他用手指头指着契诃夫。契诃夫呢，你知道，惨白着脸，嘴唇发抖。他走到头子面前，平静而清楚的对他说，不过脸上带着一种不平常的表情：‘你不害臊吗！’相信我，皇天在上，如果我是那个力夫头子，我情愿让人往我脸上唾二十口痰，也不愿意听见那句‘你不害臊吗！’虽然那头子脸皮厚得很，可是就连他也感觉到了。他瞎忙了一阵，叽叽咕咕说了几句什么话，马上不见了。后来再也没看见他到甲板上来。”

三

契诃夫的那所雅尔达房子里的书房并不大，十二步长，六步宽，朴素，可是有一种特别的魅力。走进门来，对面是一个四方的大窗子，配着黄色的玻璃。门的左面，靠窗摆着一个写字台，写字台后

^① 海港名，在欧俄南部的克里米亚半岛上。——中译者。

面是一个小套间，房顶上开个小天窗，照进阳光来，小套间的正中摆一张长榻。门的右边，在墙壁的正中，安着一个棕色的荷兰砖的火炉。火炉的顶上有一个小洞，那儿取下了一块砖，在那洞里随随便便的画了一幅可爱的风景画：傍晚的田野，远处有干草堆——列维丹^①的作品。再往前走，在墙角，有一个门，门里是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单人寝室，一个明亮而爽朗的房间，显得明净，洁白，清爽。书房的四壁糊着暗金色的壁纸，靠近写字台挂着一个印刷的招贴：“请勿吸烟。”一进门，往右去，便是一个装满书的书架，壁炉架上放着一些小摆设，其中有一个制做得很好看的帆船模型。写字台上摆着许多象牙和木头做的东西，大多数是象的模型。墙上挂着托尔斯泰、格里高罗维奇、屠格涅夫的像。在一个扇形张开的小桌子上有许多作家和演员的照片。窗子两边挂着沉甸甸的深色窗帘。地板上是一块东方图案的大地毯。这地毯冲淡了一切东西的轮廓，可是使得书房更黑了；不过，亮光还是从窗子里射进来，平和悦目的照在写字台上。房间里有安东·巴甫洛维奇很喜爱的那种很优美的香气。从窗子望出去，可以看见一个空旷的马蹄铁形的洼地，一直伸展到海边，海本身给四周的房屋圈起来了。左边，右边，后边，升起一带山脉，画成一个半圆。到了傍晚，雅尔达四周的山地上点起灯火，那些灯火跟天上的星星混成一片，叫人分不清哪个是灯火，哪个是星星——这时，这地方就使人想起了高加索的一些地方。

这样的事往往会发生：你认识了一个人，你研究了他的相貌，气派，声音，姿态，然而你往往只能想起你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的脸是什么样子，那张脸跟眼前的脸完全不同。因此，跟安东·巴甫洛维奇结交了好几年以后，我的记忆里只留存着在奥节萨^②的伦敦旅馆里我第一回看见的契诃夫。那时我觉得他好像又高又瘦，

① 俄国近代画家，契诃夫的朋友。——中译者。

② 城名，在乌克兰西南，黑海边上。——中译者。